

花言峭语

在首次上映十年后,《山河故人》在 2025 年 12 月 12 日复映,官宣这个消息的时候,贾樟柯导演发布了其中的片段,赵涛扮演的主人公沈涛在雪中跳舞的场景。在短视频世界引起模仿,各地的观众纷纷发布自己伴着《Go West》跳舞的场景。复映当天,全国多地降雪,网友转发贾樟柯导演的微博并表示,他是天气预言家。

在十二月中旬,北方降雪,其实不是什么稀奇事,不需要有什么预言能力,就能成功地预言这样一场雪,但观众的热情其实成因复杂,既有对这部电影的热爱,也有对这部电影所展示的情绪的承认。这部电影也就重新得到审视,重新得到喜爱,甚至包括当年不喜欢它的那批人,也开始重新了解它。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《山河故人》这里,许多十年二十年前甚至更古早的影视剧,在最近这几年里,都被重新诠释,但《山河故人》得到的新诠释,和它们完全不一样。

这部在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上映的电影,当时一度被当做科幻片看待,因为其中最后一段故事发生在 2025 年,故事里的角色使用的是透明的 iPad。尽管当观众看过这部电影之后,“科幻”标签再也没人提起,但它毕竟是站在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故事起点,对未来进行了展望,展望的不是某些现实,而是情绪。而如今,2025 年如期到来,我们甚至即将踏入 2026 年,观众发现,这部电影预言的那种情绪,那种深切的惆怅之情,果然悄悄到来。

贾樟柯导演的电影,一向有种惆怅之情,

钱眼识人

电影《得闲谨制》应该说是华语片在今年的收官之作,与《疯狂动物城 2》在票房对垒还是有些吃力,但它的价值显然不能只有一种显见的维度。对我而言,因为编剧兰晓龙的创作,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仿佛是一次复古的心灵回溯,是豆瓣迄今高达 9.4 分,17 年前的神作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一次在深谷中悠长、悲怆、况味难叙的回响,从某种程度上说,验证了个人一个不太成熟的拙见,越是一流的创作者越是重复他内心唯一的故事范本。去年深秋时节,我曾经去云南腾冲游玩,还专程找到“团长”的取景地,就是小醉家和家门口那条小巷,在一块紧锁、斑驳的木门板上,看到千言万语的剧速留言,有一句印象深刻是这样说的:死都不怕,就怕不安逸;命都不要,就要安逸。看似弯绕的民间机锋,其实就揭开了新片《得闲谨制》“武镇”与“止戈镇”的互文互转关系,这是汉语言和汉字的艺术,当然是编剧的“狡黠”和抖机灵,在电影故事里,要想止戈,过上世外桃源,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生活就得有人不怕死,死了要要睁大眼去跟侵略者死磕,打一战。

整个观影过程中,我会很自然地带入“团

早闻狄声

十多年后再见“马小玲”,终究是惊吓多于喜悦:少年时代追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有多痴迷,如今上线的新电影《驱魔龙族马小玲》就有多乏味。故事还是原来的故事,但毫无精进的特效、千疮百孔的表演、软绵无力的打戏,别说再续新篇,连经典的简单复刻都做不到。

回头看,诞生在千禧年前后的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是特别的。它不仅成就了亚视最后的辉煌,也留下了一个独树一帜的“中式僵尸宇宙”——这里既有中华传说的底蕴,又融入西方想象的奇趣,甚至藏着几分科幻色彩。在这个世界里,“僵尸”跳出了“一蹦一跳,无知无觉”的刻板印象,他们陷于不死的诅咒,却拥有超出常人想象的能力:不同颜色的眼睛象征等级,还有控制意识、瞬间移动等等不同异能。

相应的,降魔除妖的“天师”也不再是林正英那样“茅山道长”,反而成了都市里的摩登女性——一头卷发、身着超短裙长筒靴、把各色

从今后我就是我的故乡

在他早期的电影里,他就在描绘这种惆怅之情,这种惆怅之情,建立在旧日世界的人情之美之上。它更虚无但更坚固,更容易摧毁却又阴魂不散。贾樟柯电影里,总有一个拆迁队,不停地拆除往日世界里的一切,但唯有那点往日情怀,是拆不掉的。它像鬼屋里的鬼,被法师赶走,不超过三天,就又回来了,即便屋子里的人去了异地他乡,这点情怀也时时出来作祟,让事主不得安生。他们说着家乡的方言,跟家乡人交往,吃着打小喜欢吃的食物,听着过去的歌(《浅醉一生》《珍重》《选择》《站台》《It's Up To You》《Go West》),最重要的是,还要遵循过去的准则生活,上门见亲戚朋友,得带上烟酒糖茶,老朋友七十大寿,辗转坐汽车坐火车也要去。甚至他们的称呼,都是小世界里熟人的称呼:“梁子”“涛”“晋生”。人之所以为人,就是因为这点点滴滴,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,也是因为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小习惯。

《山河故人》就在浓烈的人情里开场了,青年人们在迪厅里,跟着《Go West》跳着舞,那动作,那气氛,在今天看来,已经可以叫做荒唐,但青年时代,在这种欢乐里浸泡过,一辈子也不会忘的吧,那种浅薄的欢乐,和青春嵌在一起,再也无法复制,再也无法替换,那种欢乐就是故乡。电影中间有一段,特别容易忽略也特别意味深长。一群矿工站在台阶上拍合影,合影拍完了,人们从几个方向散去,像被一种力量拉扯着离开,只剩下梁子一个人站在那里,他在台阶上

从烦啦到得闲

长”的情结以及兰晓龙在表达上的脾性。片中,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南京老头,被尊称为太爷,我以作为人的肉身,已经在南京陨灭,但作为精神象征他是祖宗,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不屈不屈的亡灵,所以怎么也打不死,在巷战中如入无人之境,而这种鬼魅的震颤效果在“团长”中,就是龙文章从天而降,给人的感觉。龙文章在剧中有一段戏是“报名名”,其中提到南京的干丝烧卖,还有销金的秦淮风月,演员念得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密密匝匝令人陷入巨大的悲怆中。在电影中,就取一瓢饮耳,单提鸭血粉丝汤,但管中窥豹,太爷看到的破败纷乱不言而喻。作者擅长在具体事务的相似性中提炼出情感的一致性,所以台词里有同源的黄河、长江,提到宜昌的地貌像南京,在场景中止戈镇傍着一条无名的河,但河里也飘过一名士兵被枪打透的躯体,以小小大就是秦淮河被血染的人类惨象。只要我们自己的土地,一座城池未酬的壮志在哪里都能实现。

在人物塑造上,从“团长”的孟烦啦到新片的莫得闲,也看出螺旋式的上升轨迹,他们对于战争的思考有继承,更有根本性地迭代,是从悲

别了马小玲

驱魔道具装在化妆箱里的马小玲。这个时髦洋气、飒爽干练的角色,明明有一颗再柔软不过的心,却守着“不能流泪”的祖训假意坚强,她傲娇中透着天真的模样,成了 80 后、90 后电视儿童心目中独一无二存在。

即使剥离记忆滤镜,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系列本身也有许多有意思的情节,有些看似“童年阴影”如今看来也相当鲜活:平妈爱子成狂,对心仪儿子的舞女痛下杀手;阿平愚孝,明知母亲执念害人,却仍要为她大开杀戒;第一部里反派明明深爱女儿,却因惧怕孤独把女儿和手下变为“僵尸”。这些交织着老港片灵异质感与西方吸血鬼元素的故事,把人心的贪婪、执念与异变,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更令人称道的,是剧集对中国神话与传说的新解:从盘古开天、女娲造人,到后羿射日、嫦娥奔月,再到始皇求仙、徐福东渡、白蛇传等耳熟能详的故事,在这里几乎都有另一种解读。种

站了一会,才慢慢走开。慢慢走掉,可能是为了画面的节奏,也可能是这个人的习惯,他可能就希望很多人聚在一起,在很多人的画面里多留一会,这种习惯,连他自己也没觉察到。

真正列在拆除名单里的,其实是这种人情。这种人情,让观者不安,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觉得不舒服,让去国离乡的人开始自省,这种人情,是一个古老中国最后的遗物,是真正的“中国元素”。一旦有人念念不忘,就等于提醒那些忘记了的人,你有过去,你不是一直生活在新生活里。贾樟柯电影里的人,于是总要为过去招魂。《山河故人》里,涛让儿子在爷爷的灵前下跪,是招魂,包麦穗饺子,是招魂,把钥匙交给儿子,是招魂,传递的都是上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习惯。他们也沉浸在那种越来越稀薄的体验里,不忍离去。而梁子被放逐出自己的故乡,最后的告别方式是把钥匙扔上了房顶。

之前看贾樟柯的电影,总有种种奇幻幻感,而《山河故人》总算把这种感觉落实了,但总还是有点什么萦绕不去。涛的儿子和米娅发生那段忘年恋,也是把对方当做故乡了吧,但两个没有故乡的人,又怎能互为故乡呢?从今以后,只能自己充当自己的故乡。或许,他的下一个故事,更开阔,更没有执着,因此,从今后,我就是我的故乡。

韩松落  
作家

观的怀疑主义者走向坚定、有朴素信念的主战派,换句话说,处于电影的时长和叙事效率的考虑,莫得闲必须很快让观众看到一个逃亡者进化到战士,否则才会感觉到爽、解气。客观上说这也就牺牲了个体人性深层次的洞察。而电视剧的长度刚好让孟烦啦丰富得让人难忘,回味无穷。现在看,孟小太爷可真是一个妙人,他用颓废掩饰了自己对于当局的怀疑,对于小人物命运的绝望,但最终被龙文章改变,从逃兵成长为战士。同样迭代、升级的,就是从剧作里的迷龙到电影里的肖衍,看起来都是败将,但内核变了,后者其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所以才有一场戏用小曲《假惺惺》作 BGM 进行讽喻,当然最后还是被打到醒悟。所以,我个人觉得《得闲谨制》的故事可能更适合拍成一部长剧,让匆匆放过,一瞥消逝的群像最终落地,才可能让经历激烈巷战的小镇露出它清晰、桀骜的面容,目前的电影做足了情绪,在重叙的过程中丢了些许真言。

钱德勒  
媒体人

种天马行空的改编,在剧集里自圆其说,再加上马小玲与况天佑的爱情主线,带领着观众直面古往今来文艺作品的经典议题:天生死敌,能否相爱?如若相爱,又如何战胜命运?

多少个守在电视机前的夜晚,多少句“临、兵、斗、者、皆、阵、列、在、前”的默念,马小玲和那个鲜活的“僵尸宇宙”,早已被封存在青春的旧时光里。观众心目中期待的老 IP 新编,并不是一份简单的情怀复刻,而是渴望在熟悉的内核里,看到贴合时代的新表达,就像当年剧集那样,敢于突破传统,在想象中勾画鲜活的角色,用跨越生死的爱情叩问人性、对抗宿命。毕竟,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某一个角色的皮囊,而是那个曾让我们心动、思考、共情的故事世界。

常原狄  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一个笨拙的 AI 父亲

拳击、AI、父与子,从事先曝光的有限信息得知,院线新片《比如父子》讲述的应该是一段中国式父子关系。乍一听像是李安电影《推手》的新世纪再造,拳脚之间,交缠的是两代人的恩怨,不同的是,过去是以柔克刚的太极,如今是疾风骤雨的拳击。有意思的是,在导演仇晟的第一部长片《郊区的鸟》中,主演正是李安之子李淳。

从仰望父亲到正视父亲,需要少年十足勇气,在青春期完成这一任务,才能长大成人。也有人还未等到这个时刻,父亲先行退场,在《比如父子》里,一开始就是父亲邹建堂离世。如何重构与处理父子关系,有了新的可能:AI 出现了,VR 与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让父亲暂时“复活”,得以让儿子重新审视他。“小时候,爸爸是一头愤怒的公牛;十八岁,爸爸是一个小小的盒子;长大了,爸爸是一个笨拙的 AI。”导演曾如此说。另一方面,通过 VR 眼镜见到了妻子腹中的孩子。远去的上一代,将至未至的下一代,过去与未来,经由科技手段,与男主角彼此凝视。

如果电影真是按照这样拍下去,倒也正常。比如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里,包括了一套暴力语言,他把儿子拽入拳馆,逼他直视成人世界的残酷。儿子遭受精神创伤,却在不知不觉中习得父亲的动作,或者说,那个父亲阴魂不散。又比如 AI 把权力关系反转,父亲更像一个重生儿,父与子的关系,不再是强者与弱者,而是教练与陪练、指令输入者与接收者的关系。在现实中来不及说出口的愧疚与感慨,可以通过电源重启、数据交互来完成。

父与子的那场大战,必须要打,或早或晚而已,不能在现实中发生,就在虚拟空间里完成。AI 技术,在这里又像是一种驱魔术,强迫儿子“一分为二”,把关于父亲的那个梦魇逼出体内,最终完成切割。事实上,很多人终其一生未能完成,因此这场大战又延续在与下一代、下下一代之间,成为死结,无限循环下去。在《比如父子》里,则有更为极致的可能:儿子模仿的是现实里的父亲,而 AI 父亲又模仿了儿子,另一种遗传密码构成一个闭环。这样的角色互换可说是反常,好在有 AI 存在,一切皆有可能。据说该片的法国制片人曾对剧情设定表示难以理解,直言“我们法国人绝对不会想复活父亲”。这无疑也道出了影片在其科幻外衣下包裹的东亚伦理观,在中国式家庭中,父子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,更包含着长久且深沉的羁绊与共生。

不过没想到的是,在电影成片中,AI 并非重点,这多少有些货不对版的嫌疑。据导演来说,其重点是思考影像幻象与现实生活的关系,造一个虚拟形象,先是认同,而后摒弃,不独父子关系,也可推及更多其他关系。导演自己在创作中已经完成对家族历史记忆的清算与承续,个中过程,不再是讲述重点,在一个人的心理迷宫里,父亲也只不过是某一个绊脚的石子。期待拳击、AI、父与子三大要素的观众,则会失落而归。

长凤新  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  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